讀書雜志

管子弟七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白心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　非吾當　當故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尹讀建當立爲句、有以靖爲宗爲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念孫案尹說甚謬、當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韻、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辭及老莊諸

子並同說文道从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从缶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爲韻保亦讀若缶管子侈靡篇百姓無寶與首爲韻呂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與道咎爲韻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爲寶與道巧咎爲韻巧讀若糗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爲宗靖與靜同以時爲寶以政爲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正爲法也尹以政爲政事之政亦非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即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爲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

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爲常、尹注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不隨

故其人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念孫案隨當爲墮、字本作隓、方言曰、隓壞也、呂氏春秋必已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尹注非、

物至而名自治之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引之曰、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

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念孫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因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其人入　從於適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念孫案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

去善之言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劉曰、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卽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念孫案郭璞注穆天子傳云、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

有中有中

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尹注上句云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注下句云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劉曰此卽前心之中又有心意。念孫案尹說殊不可解劉說近之。今案有中有中。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意義與此同。中有二字誤倒。故尹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詞。

有貴其成

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念孫案有貴其成

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即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己無己

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念孫案己無己、當作亾己、亾、與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亾歸、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唯寐亾之、竝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亾、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忘作亾、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

忘已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已無已者俗書亡字作亾與已相似下文又有已字故亾譌爲已兩已之閒又衍無字（無字涉上文無成而衍）遂致文不成義

擠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擠之念孫案擠當爲搢搢古搖字也（見七法篇搢竿下）隸書搢字或作搯（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搯乎襄羊）因譌而爲擠淮南兵略篇推其擠擠擠其揭揭擠亦搢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搢竿而欲定其末搢字又譌作擠蓋世人

多見搖少見搐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搐爲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劉曰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尙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殊不可解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引之曰下二句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此以塞與色隔句爲韻

也、知見也、道見於面、故曰知於顏色也、心術篇、外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今本知上衍可字、辯見前、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皆謂見於面也、今本倒肌膚於下、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尹注已誤、

上聖之人　物至而命之耳

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念孫案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下、不屬上、尹注非、劉曰、耳、語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非、

祥其神矣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尹注曰、

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引之曰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韻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論語先進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上言鬼神下但言鬼言鬼即可以該神也鬼亦訓神無須改爲神字

事有適四句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䚡解不可解而后解、引之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䚡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䚡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䚡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

提提

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念孫案提提、顯著

之貌、謂有爲善之名也、提與趧同、說文曰、趧、音提、題也、爲善而有名、則必爲人所嫉、爲不善則陷於刑、莊子養生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語意正與此同、又山木篇曰、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淮南說林篇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高注誤釋提提二字、辯見淮南、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皆是爲善毋提提之意、尹注非、

仕任　與交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念孫案、任卽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

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交、當為友、亦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交、與友相似、仕子友為韻、友、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

水地

根菀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引之曰、菀與根義不相屬、尹曲為之說、非也、根菀、當為根荄、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荄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荄字或作亥、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荄譌為菀、

鄰以理

夫玉鄰以理者知也引之曰鄰堅貌也聘義曰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栗堅貌荀子法行篇曰縝栗而理知也栗與鄰一聲之轉耳本書五行篇五穀鄰熟尹彼注曰鄰緊貌爾雅釋竹類曰鄰堅中郭注曰其中實義與此並相近也尹此注訓鄰為近非是洪說同

精也

瑕適皆見精也念孫案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微其言以觀其精精即情字荀子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汙楊倞曰精當為情情之言誠也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

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並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揜
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

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引之曰、茂字蓋因上文
羽毛豐茂而誤、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
瑛、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璵、玉英華羅列秩秩、

五肉

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念孫案此承上文心生肉而
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太平
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

肺發爲竅

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念孫案肺發爲竅、隋蕭吉五行大義三、引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是也、太平御覽亦作肺爲口、心爲下竅、今本肺發爲下、脫口心發爲下五字、則義不可通、孫說同、

麤麤

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念孫案麤麤當依朱本作麤粗、麤粗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麤字亦作麁、粗字亦作䚋、俗作觕、又作苴、說文、䚋、角長皃、從角爿聲、讀若麤䚋、吳

子春秋問篇曰縵密不能麤苴學者詘淮南氾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觕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觕論衡量知篇曰夫竹木麤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尚麤觕竝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能分別故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引之曰上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其精麤濁蹇能

存而不能亾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爲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亾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絶、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絶矣、宋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著龜

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蓍龜與龍是也、念孫案蓍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卽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亾、無取於蓍也、今作蓍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蓍字、

涸川　其形　可以

涸川之精者生蟡舊本蟡上衍於字、今據上文刪、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念孫案涸川之精、法苑珠林六道篇、太平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竝有水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川水有時而絕、其形若蛇、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太

乎御覽引此形並作狀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並作可使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太平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

能存而亾　蓍龜　或不見

伏闇能存而亾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念孫案能存而亾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亾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蓍龜當爲神龜辨見上

道藏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念孫案道當爲遒字之誤也隸書酉字或作首形與首相似故遒字譌而爲道荀子議兵篇鰌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鰌作道即道字之譌遒急也字本作遒說文曰遒迫也廣雅曰遒急也楚辭招魂曰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是遒爲急也遒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清濁重而泊泔㝡而稽埱滯而雜枯旱而運萃下而弱輕勁而清並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遒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齊晉

齊晉之水念孫案自齊之水以下七條皆專指一國而言齊晉兩國者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

意林無齊字、

一

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心無邪、念孫案一則欲不汚本作民心正則欲不汚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一而誤、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

信明　信聖　信明聖　天禍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主信明聖、主與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非、其臣乃正、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

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引之曰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當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蓋因兩言聽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既衍信字後人又據之以改注文耳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殃殃與賞為韻也

襄二

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以賞殃爲韻、尹注云、惛忘則動皆逆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禍、遂失其韻矣、

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

念孫案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別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弊梗

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引之曰、弊與幣同、幣、古通作弊、說見史記貨殖傳梗、禱祭也、幣梗者、梗用幣也、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

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祠位、幣禱鬼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獘梗為獘敗梗塞、非是、洪說同、

絕芋　拊竽

毋蹇華絕芋、尹注曰、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洪云、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俱作無絕華莩（俗作蕚、）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即莩字之譌、尹注非、念孫案、蹇華絕莩、類書引作絕華莩、所見本異耳、說文、攓、拔取也、引離騷朝攓阰之木蘭、今本作搴、爾雅、芼、搴也、樊光曰、搴、猶拔也、釋文、搴、九輦反、漢

書季布傳贊身履軍搴旗者數矣李奇注與樊允同莊子至樂篇攓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攓拔也攓搴蹇皆拔之或字尹訓蹇爲拔是也但未知芊爲搴之譌耳又禁臧篇毋天英毋搿竿尹注曰竿筭之初生也案搿當爲折俗書折字或作拼因譌而爲搿竿亦當爲萼隸書從艸從竹之字多相亂故萼又譌爲竿小雅常棣箋曰承華者曰萼天英即蹇華蹇與搴同廣雅搴天拔也折萼即絕萼也尹注非

茍時

五政茍時春雨乃來孫云太平御覽十八事類賦三引作五政徇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

序白帖二引作順時、

動陽氣

賞賜賦予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念孫案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引之曰、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耳、尹注非、

順旅

順旅聚收。洪云。順讀爲愼。愼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愼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溫怒

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引之曰。溫讀爲慍。慍亦怒也。尹注非。

作敎而寄武

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敎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念孫案。此句亦當有焉字。

德生正。正生事

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念孫案。正與政同。尹注非。

五行

水上

脩槷水上。念孫案上當爲土。槷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注非。

耆龍

得耆龍而辯於東方。念孫案耆當爲蒼。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此竝作蒼龍。

天地治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念孫案天地治。初學記帝王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竝引作天

下治是也

作五聲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政與正同孫云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五鍾念孫案鈔本如是陳禹謨本刪立字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念孫案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為字代作字失之辯見經

義述聞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謂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太平御覽樂部十三所引幷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爲始故紛紛妄刪耳

土師

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念孫案士師當爲土師見上文

賦祕賜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尹讀賦祕賜爲句。注曰。祕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引之曰。此當以賦祕爲句。賜賞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篇毛傳。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下文曰。發藏。古藏字。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藏也。賜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水解 區萌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念孫案水。當爲冰。區萌卽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七十二日

七十二日而畢。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曰。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注非。

農事爲敬　敬行急政

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尹注曰。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念孫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

旱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茍因譌而爲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爯其說爯與稱同今本亟爯譌爲敬再是其證也

御

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念孫案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管子弟八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勢

必其將亾之道

人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尹注曰、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引之曰、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芒、必其將亾、言其將亾可必也、皆以四字爲句、且芒與亾爲韻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韵矣、

不貮

正靜不爭、動作不貮、念孫案貮當爲貣、貣音他得反、不

貮不差也說文忒失常也字或作忒曹風鳲鳩篇其儀不忒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貮豫彖傳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貮淇範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貮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貮是也貮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爲韻代讀如特貮則非韻矣貮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弍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爲澂說見輕重乙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亦當爲貮貮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貮與貳字相近故貮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無忒今本忒作貮月令注引此亦作貮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使不貸貸卽貮字則鄭注本作貮明矣且此注與大射儀注所引不當有異也韋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貮則所見本已作貮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

貸、益貳注也、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即貳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忒、大戴禮忒作貳、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喪、荀子禮論篇貸作貳、皆是貳字之譌、貳雖譌作貳、而貳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毋或差貸、毋有差貸、三貸字、呂氏春秋竝作忒、釋文皆音二、則幷貸字亦讀爲貳其失甚矣、

順守其從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尹注曰、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引之曰、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

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卽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念孫案天地之形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之與成爲韻、尹注非、

正

終其欲　明之毋徑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劉曰、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念孫案劉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民幸、文同一

例今本毋上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絕字之誤也尹注同廣雅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絕其志意

缺二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劉曰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九變

州縣鄉黨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孫云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七引此俱無縣鄉二字是後人

所加、

不然則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湛云賞明上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太平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壁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

閒識

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念孫案閒識當爲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卽其證、尹注非、

失度量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洪云、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此俱作設度量、失卽設字之壞、尹注非、念孫案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

後反之

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念孫案後當依朱本作復、字之誤也、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

明法

以執勝　百官識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必也。劉曰、執當作埶、後解作勢、同。百官識、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注皆非、

令求不出　下情求不上通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念孫案、令求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衍求字、並見後解、尹注非、

能匿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念孫案、能下本無匿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正世

失非在上

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念孫案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得齊

治莫貴於得齊、引之曰、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非、

治國

河汝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念孫案河汝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四引此竝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不惡

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念孫案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

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即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王之本事

粟者王之本事也念孫案羣書治要王下有者字當據補

內業

可迎以音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　音以先言音然後形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念

孫案尹說甚謬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韻明是意之俗字意古讀若億故與力德德得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或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念孫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矣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俗字

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韻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先言亦是曲爲之說前心術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說文意從心音聲徐鍇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从音此鉉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喑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矣

果得

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念孫案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旹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謀乎

謀乎莫聞其音，念孫案謀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謀當爲誺，說文，宋，今作寂，無人聲也，或作誺，故曰誺乎莫聞其音，俗書謀字作謀，與誺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誺，故誺誤爲謀矣，

地之枝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念孫案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謀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時材謀於古音屬之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

公之謂也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念孫案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

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照乎知萬物　中義守不忒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昭知萬物爲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念孫案中義守不忒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差忒則無義字明矣

至定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念孫案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

卽其證、尹注非、

吉凶

能摶乎、摶卽專字、尹讀摶結之摶、非是、劉已辯之、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念孫案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韻、

遇亂

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念孫案遇當爲過、字之誤也、過亂與愛慾對文、言當靜其愛慾、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理丞而屯泄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何中無敗、尹注曰、謂腠理丞達屯聚泄散、故何中無敗、引之曰、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

讀爲烝、烝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烝、漢書翟方進傳、太保後丞丞陽侯甄邯、師古曰丞陽侯、音烝、地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烝、升也、泄、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屯、隷省作屯、毛、隷省作毛、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律厤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樗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烝泄於毛理之閒、故何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胷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烝理泄、烝與烝同、小雅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則機樞調利、百脈

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烝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泄、亦烝也、前幼官篇云、冬行春政烝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烝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烝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蔥渫處末、鄭注云、渫烝蔥也、釋文、渫以制反、烝謂之泄、烝蔥謂之渫、其義一也、

封禪

尹云、元篇亾、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洪云、封禪篇、唐初尚未亾、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

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皆及見之、

小問

公曰吾聞之也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亾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念孫案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取之

然則取之若何。念孫案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又下文致天下之精材若何。來工若何。是承上文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而言。此文取士若何。是承上文選天下之豪傑而言。今本取上作取之者。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贅距

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贅距。尹注曰。贅疑也。距止也。念孫案贅當爲騺字之誤也。騺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騺不前也。今本騺譌作贅騺馬重皃也。史

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鷙晉世家曰惠公馬鷙不行今本亦譌作贄惟秦本紀不誤太元元錯曰進欲行止欲鷙今本亦字譌作贄或作騺廣雅曰騺止也距本作歫說文曰歫止也是鷙歫皆止也世人多見贄少見鷙故鷙譌爲贄尹氏不能釐正而馴鷙爲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爲謬矣

仁也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尹注曰仁者忠於人也引之曰仁字後人所改此承上文信忠嚴禮而分釋之論忠非論仁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故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忠也不得改爲仁字尹所見本已誤

有時先恕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念孫案原文內本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此四字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政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舊本倉譌作倉依朱本改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恕即是先之以德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

更言有時先怨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

百川道尹注曰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念孫案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其臣敎

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敎引之曰敎當爲殺色介反殺與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𣪘與敎相似而誤

公遵遁䜌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念孫案公遵遁䜌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遵遁與逡巡同戒篇云桓公蹵然逡遁尹注大謬

若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引之曰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

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念孫案瞑目當爲瞋目隸書眞字或作真冥字或作㝠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瞋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佽非敎然瞋目攘臂拔劍今本瞋字並

謁作瞑、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爲方、尹注非、

玆免

至其成也、由由乎玆免、何其君子也、程氏易疇九穀考曰、玆免云者、免俛也、玆益也、謂其穗益俯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注云、禾穗垂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念孫案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

俛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為俛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俛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見是

桓公闞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念孫案見是前人乎本作見前人乎其是字即見字之誤而衍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皆無是字太平御覽神鬼部二引此有是字此卷內所引多與今本同蓋所見本已誤也其地部兵部所引皆不誤則承用舊類書也

冠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員冠、右袪衣、念孫案冠右袪衣、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竝引作冠冠、右袪衣、是也、冠冠者、首戴冠也、呂氏春秋知士篇、冠其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

若右涉其大濟

念孫案劉逵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竝引作已涉大濟、當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引作已涉共大濟、其字誤與今本同、唯已涉二字不誤、說苑辯物篇作已渡事果濟

脫七字

甯子其欲室乎。念孫案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引此句下竝有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與上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句相應。當據補。

䫉上

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䫉上者。念孫案䫉上、當爲上䫉。故尹注云私目上䫉。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䫉。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䫉。

而上

桓公令儐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念孫案分級而上、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

賓篇竝作分級而立

善意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尹注曰善以意度之也念孫案意讀爲億億卽度也尹注非

唯莒於是

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尹解唯莒於是句云唯莒不服於是知之念孫案尹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臣故曰伐莒也

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即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即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

管子弟八